

★

热风

有人的地方,就有江湖。有了江湖,自然也就少不了江湖规矩。

江湖规矩,一般是指在某一特定群体中自然形成的,游离于法律之外的,对该群体成员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内部规则。所谓“国有国法,行有行规”。行规这一东西,就是江湖规矩。喜爱武侠小说的朋友,一定不会对它陌生。小说中的江湖儿女,动不动劫富济贫,清理门户什么的。好像抢点钱,杀个把人实在不算个啥。什么律例,什么官府,统统不放在眼里,似乎仰仗江湖规矩就可以行走于天下。但事实上,这些不过都是小说家的附会。从古至今,江湖规矩都不能被允许凌驾于法律之上。那些江湖人士真要是胆敢来个华山论剑,围攻光明顶之类的试试,妥妥的聚众斗殴,寻衅滋事。板子,夹棍

艺术圈的江湖规矩与法律

◆ 陈丽天

把你弄个半死是轻的,小命难保倒是大大的可能。

然而,在外人看来一向水很深的艺术圈里,却是江湖规矩大行其道,有时候法律倒成为了旁观者。例如,在这个圈子里,制假售假已然成为了公开的秘密,甚至形成了产业链,养活了一大批人,然而很少看到这些人有被绳之以法的。试想一下,如果一个作奸犯科之輩,拿一个土豆冒充名贵药材,玩了你5万块,你一定会报案,法律也会以诈骗罪追究这些“阿诈里”的刑事责任。然而,一旦这个奸邪之輩拿着一幅赝品字画,堂而皇之地走进艺术品市场,卷走你50万,100万,被骗之人也往往一声不吭,打落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。一方面,很多所谓的艺术作品本来就真假难辨,被害人自己常常也被蒙在鼓

里。莫说我这样的门外汉,哪怕如同乾隆这样的大收藏家,鉴赏家,不是一样被高士奇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另一方面,即便事后醒悟,被害人照样会讳莫如深。这就是艺术圈的江湖规矩使然。在艺术圈内,有没有眼力,是不是识货,是决定自己在这个圈子里江湖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。你买到假货,被坑被骗,是会不会有人去谴责那个行骗之人的,大家反而会质疑你不识货,没眼力价儿。作假不丢人,买假丢人,这就是艺术圈的江湖规矩之一。因此,很多上当受骗的人,只能羞于启齿,自认倒霉。在书画界,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早年也曾以制作赝品起家,圈内后人每每说起,并不会因此加以攻讦,反而会对其以假乱真的技艺津津乐道,对那些看走眼的买家嘲讽有加。如此一来,要想

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,守江湖规矩比守法律来得重要。当然,我这里谈到的是上当受骗的被害人,至于那些明知是假货赝品,还不惜血本借机炒作,假艺术收藏之名行资金运作之实的,不在此列。

再例如,个别头顶大师、专家学者光环的圈内人士,在金钱的诱惑之下,所做的虚假鉴定,不负责任地开具所谓证明文件的行径,法律对此也很少介入。在现实中,一个专家为某家公司开具虚假鉴定材料,从中收取公司好处费,这在法律上叫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,也就是俗称的商业受贿。但当一个文物专家行如此之事,法律却无能为力。是否如实鉴定,全凭良心。若为一己之私,昧着良心做事,也没有多大的法律风险。即使东窗事发,轻飘飘的一

句“看走了眼”就完全可以搪塞过关。可能面子上会有些挂不住,但比起白花花的银子来,也着实算不了什么。更何况,艺术圈说小不小,说大也实在不算大。尤其是字画,古玩鉴定之类的,知名的专家、学者排排队就那么一些,有了劣迹也不怕,照样有市场,前几年轰动一时的所谓“国宝金缕玉衣”的鉴定丑闻就是明证。

都说艺术圈水很深,而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,就是因为在这个圈子里江湖规矩盛行,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艺术市场的种种乱象。虽说艺术有自己的规律,但艺术圈不该成为法外之地。江湖规矩有其存在的价值,可以成为法律之外的规则补充,但绝不能取代法律本身。那些应该由法律予以规范的,江湖规矩还是少掺合的为好。

一鸣「惊」人后的回味

◆ 方翔



■蔡国强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外黄浦江面完成的在国内首件「白天焰火」图 TTP

★

艺语中的

上周五,许多人的微信几乎被黄浦江上的一场巨大的“绿色和白色烟柱”所吓倒了,就连“警民直通车-上海”也发帖表示,“蜀黍看见后也吓了一跳,赶紧向市局指挥中心了解情况。据巡逻民警反馈,17时05分许,黄浦江上进行了一场‘白日烟彩’烟火创作表演……”

这场惊动警察“蜀黍”的烟火表演,是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外黄浦江面,完成的在国内首件“白天焰火”作品《无题:为“蔡国强:九级浪”开幕所作的白天焰火》。对于这场表演,目前普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:一种认为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当代艺术表演,而大部分的普通百姓却不理解为什么要在突然间来的“爆炸”打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,而且五颜六色的硝烟,而容易被误解为是化学品厂发生爆炸。

有专业艺术评论人士,拿出2013年蔡国强在塞纳河边创作的观念性焰火爆破计划《一夜情》,与此次在上海黄浦江上的表演进行对比,似乎上海观众的艺术水平还不够,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却可以发现,巴黎的表演是从半夜12点至次日凌晨1点半,且事先已经通过许多媒体进行了预告,而此次的表演则是在工作日下班的高峰时间,就连警察“蜀黍”也被惊动了,更何况一般的老百姓。

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颠覆,当代艺术表现形式突破了传统艺术的边界和界限,因而许多当代艺术行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,往往会令许多普通老百姓大吃一惊,甚至还会向有关部门投诉。许多当代艺术常常给人“怪诞”的感觉,不容易看懂或冲

如何画下去

◆ 孙周兴、蔡枫

★

艺言堂

曾几何时,画家们关心的是“画什么”“如何画”?而今,只要是还想画几幅真正的画的画家,都会共同迷惘于“如何画下去”。我们还能像传统画家般画下去吗?我们能忍受当今那些“皇帝的新衣”一样自欺欺人,自娱自乐的所谓艺术吗?只要回答是否定的,就必须作出选择。回头面对我们自己的中国艺术传统,这是一个断层的文化废墟,面对西方的艺术世界,也是一个断层的文化残局,“十年归不得,忘却来时路”。(寒山诗句)路在何处?

当前的艺术危机,究其实是艺术真理性出了问题。什么是艺术?艺术的本质是什么?关于艺术与真理性的关系问题,海德格尔认为:只有当我们对艺术的本质有一番深思熟虑,我们才能探问这个问题。在他看来,艺术乃是摹仿,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必须根据模仿的本质来测度。在《艺术作品的本源》一文中,海德格尔回归古希腊艺术本源,重新思索了艺术的真理性,也就是追问艺术的本质是什么?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是什么?海德格尔考察了古希腊词语 aletheia(解蔽、真理),其原意是将遮蔽隐藏之事物揭露呈现在光亮之中。真理这般的显现恰好说明它源初是作为隐蔽的存在。承认并保持这种隐-显的存在方式,这在真理的存在本性之思中是至关重要的。

隐-显,遮蔽-澄明的关系的争执与发生方式,海德格尔在古希腊词语 physis(涌现、自然)一词中发现了相同的含义,physis的原初含义是“万物从中涌现而又返身隐藏于其中”。自然的本性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,就像一株花,花朵在空中展现,而根深埋于大地。大自然的隐-显的双重性,这两者“同出而异名,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”。

海氏称此为艺术作品的本质之“真理发生的源初方式”。

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是什么?在古希腊,艺术乃是摹仿自然。“摹仿”(mimesis)一词的原初含义,我在《终结与开端》拙文中做过一番考察,这里直接了当地说,摹仿就是艺术应合 physis(涌现、自然),就是对处于隐蔽与显现的不断流变,不断生成的自然存在的发生方式,通过某种技艺让其呈现,并在作品中固定和保持下来。因此,“摹仿”决不是如习惯所说的对在场事物的逼真描摹(imitation)和复制(copying)。更没有一个永不变动的事物让你对象性地去把握它,逼真地描摹它并与它符合一致。这种表达与被表达对象的符合一致的传统的绘画真理性,不再被认为是判断的唯一标准。

至此,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:“艺术的真理性”与传统习惯的真理性即在场者与摹仿符合一致的“符合论”,在上世纪初就发生了转换。艺术真理性的转换,其实早于海德格尔《艺术作品的本源》,首先在塞尚最后五年的创作中反映出来。海德格尔1956年首次赴塞尚的故乡,他追随画家走过的田野小路,观望塞尚当年反复重画的圣·维多利亞山,他说道:“这些在塞尚故乡的日子,配得上一整座哲学图书馆,当人能如此直接地思想,如塞尚的绘画。”

海德格尔重新考察的艺术真理性的论述,曾经指引了六十年代一批追随于贾克梅第身边的画家。这些画家越过了现代、后现代的时髦潮流,回归绘画的本源。巴黎毕加索美术馆馆长、批评家克莱尔称他们为“具象表现绘画”。艺术真理性的转换,为我们时代真正的画家开启一个绘画创作的新向度。

(本文节选自作者为中华艺术宫举办的“同行——2014美术馆联合展”所撰论文《此在的绘画》,并以其文中句子作标题)



■中华艺术宫展出的盖哈德·里希特画布油画《胡贝尔拉特附近的埃费尔风光》(中国美术馆藏)